

文学初步读物

海外奇遇

李汝珍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文学初步读物
海外奇遇

李汝珍著

王今棟插图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57 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字数 20,000 升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46}$ 印張 $\frac{20}{23}$ 插頁 2

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8000 册

統一書号: 10020 · 1069

定 价: (2) 0.08 元

走了几时，这日风帆顺利，舟行甚速。唐敖同林之洋立在柁楼，看多九公指撥众人推柁。忽見前面似烟非烟，似雾非雾，有万道青气，直冲霄汉，烟雾中隐隐现出一座城池。林之洋道：『这城倒也不小，不知是甚地名？』多九公把罗盘更香①，望一望道：『据老夫看来：前面已到淑士国了。』唐敖道：『小弟只觉这青气中含着一股异味，九公可知其詳么？』多九公道：『老夫虽路过此地，因未近观，不知是何气味。』林之洋道：『青属甚味，难道書上也未载着么？』唐敖道：『按五行五味而論：东方属木，其色青，其味酸。不知彼处可是如此。』林之洋望着迎面嗅了一嗅，把头点了两点，道：『妹夫这话，只怕有些意思。』說話間，相离甚近，惟見梅树丛杂，都有十数丈高。那座城池隐隐跃跃，被亿万

① 更香，古人沒有鐘表，点着香計算時間，这香叫做更香。

梅树園在居中。

不多时，船已收口。林之洋素知此地不通商販，并无交易，因恐唐教在船煩悶，所以照会众水手在此攏岸，将船停泊，三人约会同去。多九公道：『林兄何不带些貨物？設或碰着交易，也未可知。』林之洋道：『淑士国从来买卖甚少，俺带甚物去呢？』多九公道：『若据「淑士」两字而論，此地似乎該有讀書人。要带貨物，惟有笔墨之类最好，并且携带也便。』林之洋点头，随即携了一个包袱。三人跳上三板，众水手用棹摆到岸边，一齐上岸，穿入梅林，只觉一股酸气，直鑽头脑，三人只得掩鼻而行。多九公道：『老夫聞得海外傳說：淑士国四时有不断之蠶，八节有长青之梅。蠶菜多寡，虽不得而知，据这梅树看来，果真不錯。』过了梅林，到处皆是菜园，那些农人，都是儒者。打扮。走了多时，离关不远，只見城門石壁上鐫着一副金字对联，字有斗大，远远望去，只觉金光灿烂。上面写的是：

欲高門第須为善，要好儿孙必讀書。

多九公道：『据对联看来，上句含着「淑」字意思，下句含着「士」字意思。这两句却是淑士国绝好招牌，怪不得就在城上施展起来。』唐教道：『此地国王，据古人传说乃顓頊之后。看这景象，甚觉儒业，与白民国迥然不同。』来到关前，只见许多兵役上来，问明来历，个个身上搜检一遍，才放进去。牀之洋道：『关上这些囚徒竟把俺们当作贼人，细细盘查。可惜俺未得着躡空草，若吃了躡空草，俺就攥进城去，看他怎样！』三人来到大街，看那国人都是头戴儒巾，身穿青衫，也有穿着蓝衫的，那些做买卖的，也是儒家打扮，斯斯文文，并无商旅习气。所卖之物，除家常日用外，大约卖青梅、蠶采的居多，其余不过纸墨笔砚，眼镜牙杖，書坊酒肆而已。唐教道：『此地庶民，无论贫富，都是儒者打扮，却也异样。好在此地语言易懂，我们何不去问问风俗？』走过闹市，只听那些居民人家，接二连三，莫不书声朗朗。門首都竖着金字匾额：也有写着『賢良方正』的，也有写着『孝悌力田』的，也有『聪明正直』的，也有『德行耆儒』的，也有『通經孝廉』的，也有『好善不倦』的，其余两字匾额，如『体仁』、『好义』、『循礼』、

『篤信』之類，不一而足。上面都有姓名、年月。只見旁邊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，上寫『經書文館』四字。門上有副對聯，寫的是：

优游道德之場，休息篇章之圃。

正面懸着五爪盤龙金字匾額，是『教育人才』四個大字。里面書聲震耳。

林之洋指着包袱道：『俺要進去發个利市，二位可肯一同走走？』唐教道：『舅兄饒了我罢！我还留着几个『晚生』慢慢用哩！』

林之洋道：『俺們只顧乱講，莫被這些走路人聽見。你們就在左近走走，俺去去就来。』說罢，向學館去了。二人仍舊閑步，只見有兩家門首懸着兩块黑字匾額：一寫『改过自新』，一寫『回心向善』，上面也有姓名、年月。唐教道：『九公：你道此匾何如？』多九公道：『据这字面，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，所以替他豎这招牌。仔細看来，金字匾額不計其数，至于醜匾却只此两块。可見此地向善的多，違法的少，也不愧『淑士』二字。』

二人信步又到鬧市，觀玩許久。只見林之洋提着空包袱，笑嘻嘻赶来。唐教道：『原来舅兄把貨物都卖了。』林之洋道：『俺虽卖了，就只賠了許多本錢。』多九公道：『这却为何？』林之洋道：『俺進了書館，里面是些生童，看了

貨物，都要爭買。誰知這些窮酸，一錢如命，总要貪圖便宜，不肯十分出價。及至俺不賣要走，他又恋恋不舍，不放俺出來。扳談多時，許多貨物共湊起來，不過增價一文。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價，又不放走，他那恋恋不舍神情，令人看着可憐；俺本心慈面軟，又想起君子國交易光景，俺要學他樣子，只好吃些虧賣了。』多九公道：『林兄賣貨既不得利，為何滿面笑容？這笑必定有因。』林之洋道：『俺生平从不談文，今日才談一句，就被眾人稱讚，一路想來，着實快活，不覺好笑。剛才那些生童同俺講價，因俺不戴儒巾，問俺向來可曾讀書。俺想妹夫常說，凡事总要謙恭；但俺腹中本无一物，若再謙恭，他們更看不起。因此俺就說道：「俺是天朝人。幼年時節，經史子集，諸子百家，那樣不曾讀過！——就是俺們本朝唐詩，也不知讀過多少！」俺只顧說大話，他們因俺讀過詩，就要教俺做詩，考俺的學問。俺听這話，倒吓一身冷汗。俺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，生平又未做甚歹事，為甚要受考的魔難？——就是做甚歹事，也罪不至此。俺思忖多時，只得推辭俺要趨路，不能耽擱，再三支吾。偏偏這些刻薄鬼執意不肯，务要听口气，才肯放走。俺被他們逼勒不過，忽然想起素日听得人說，搜索枯腸，就可做詩，俺因极力搜索。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，

并无感詩的枯腸，所以搜他不出。后来俺見有两个小学生在哪里对对子，先生出的是「云中雁」，一个对「水上鷗」，一个对「水底魚」。俺趁勢說道：「今日偏偏『詩思』不在家，不知甚时才来；好在『詩思』虽不在家，『对思』却在家。你們要听口气，俺对这个『云中雁』罢。」他們都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不知对个甚么？」俺道：「鳥枪打。」他們听了，都发楞不懂，求俺下个注解。俺道：「难为你們还是生童，連这意思也不懂？你們只知『云中雁』拿那『水上鷗』、『水底魚』来对，請教：这些字面与那『云中雁』有甚瓜葛？俺对这个『鳥枪打』，却从云中雁生出的。」他們又問：「这三字为何从『云中雁』生发的？倒要請教。」俺道：「一抬头看見云中雁，随即就用鳥枪打，如何不从云中雁生出的？」他們听了，这才明白，都道：「果然用意甚奇，无怪他說諸子百家都讀过，据这意思，只怕还从庄子『見彈而求鵲炙』」套出来的。」俺听这话，猛然想起九公常同妹夫談論「庄子、老子」，約略必是一部大書，俺就說道：「不想俺的用意在这書上，竟被你們猜出。可見你們學問也是不凡的。幸亏俺用『庄子』，若用『老子、少子』，

● 見彈而求鵲炙，意思是想得太远，彈可以打鵲鳥，鵲鳥可以烤着吃。

只怕也瞞不过了。「誰知他們听了，又都問道：「向來只有老子，并未听見有甚『少子』。不知這部『少子』何時出的？內中載着甚么？」俺被他們這樣一問，倒問住了。俺只当既有「老子」，一定該有「少子」；平时因听你們談講「前漢書、后漢書」，又是甚么「文子、武子」，所以俺談「老子」随口帶出一部「少子」，以为多說一書，更觉好听；那知剛把对子敷衍交卷，却又鬧出岔头。后来他們再三追問，定要把這「少子」說明，才肯放走。俺想了一想，登時得一脫身主意，因向他們道：「這部『少子』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，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，——這人就是老子后裔。老子做的是道德經，講的都是玄虛奧妙，他這『少子』虽以游戏为事，却暗寓劝善之意，不外『風人』之旨」。上面載着諸子百家，人物花鳥，書画琴棋，医卜星相，音韻算法，无一不备；还有各样灯谜，諸般酒令，以及双陆、馬吊、射鵲、蹴球、斗草、投壺^②，各种百戏之类，件件都可解得睡魔，也可令人噴飯。這書俺們帶着許多，如不嫌污目，俺就回去取來。」他們听了，个个欢喜，

① 風人，就是采集民間歌謠的人。

② 双陆是一种棋，馬吊是一种紙牌，射鵲是射箭游戏，蹴球是踢球游戏，斗草、投壺都是游戏。

都要觀看，將物價付俺，催俺上船取書，俺才逃了回來。」

唐敖笑道：「舅兄这个『烏槍打』幸而遇見这些生童，若教別人聽見，只怕嘴要打腫哩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嘴虽未腫，談了許多文，嘴里着实發渴。剛才俺同生童討茶吃，他們那里虽然有茶，并无茶叶，內中有树叶两片。倒了多時，只得淺淺半杯，俺喝了一口，至今还覺發渴。這却怎好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口里也覺發干，恰喜面前有个酒樓，我們何不前去沽飲三杯，就便問問風俗？」林之洋一聞此言，口中不覺垂涎道：「九公真是好人，說出話來莫不对人心路！」

三人進了酒樓，就在樓下檢个桌儿坐了。旁邊走过一个酒保，也是儒巾素服，面上戴着眼鏡，手中拿着折扇，斯斯文文，走來向著三人打躬陪笑道：「三位先生光顧者，莫非飲酒乎？抑用菜乎？敢請明以教我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是酒保，你臉上戴着眼鏡，已覺不配；你还滿嘴通文，这是甚意？剛才俺同那些生童講話，倒不見他有甚通文，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，真是「整瓶不搖半瓶搖」！你可曉得俺最喉急，耐不慣同你通文，有酒有菜，只管快快拿來！」酒保陪笑道：「請教先生：酒要一壺乎，兩壺乎？菜要一碟乎，兩碟乎？」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：「甚么『乎』不『乎』的！你只管取來就是了！你再『之乎者也』的，俺先給你

「一奉！」吓的酒保連忙說道：「小子不敢！小子改過！」隨即走去取了一壺酒，兩碟下酒之物，——一碟青梅，一碟蠶菜，——三個酒杯，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，退了下去。

林之洋素日以酒為命，見了酒，心花都開，望着二人說聲：

『請了！』举起杯來，一飲而盡。

那酒方才下咽，不覺緊皺雙眉，口水直流，捧着下巴喊道：『酒保！錯了！把醋拿來了！』只見旁邊

座兒有個駝背老者，身穿儒服，面戴眼鏡，手中拿着剔牙杖，坐在那里，斯斯文文，自斟自飲。一面搖着身子，一面口中吟哦，所吟无非『之乎者也』之類。正吟的高興，忽听林之洋說酒保錯拿醋來，慌忙住了吟哦，連連搖手道：



『吾兄既已飲矣，豈可言乎？你若言者，累及我也。我甚怕哉，故尔愚焉。』
耶，兄耶！切莫語之！『唐、多二人聽見这几个虛字，不覺渾身發麻，暗暗笑个
不了。』林之洋道：『又是一位通文的！——俺埋怨酒保拿醋算酒，与你何干？
为甚累你？倒要請教。』老者听罢，随将右手食指、中指，放在鼻孔上擦了两
擦，道：『先生听者：今以酒醋論之，酒价賤之，醋价貴之。因何賤之？为甚
貴之？其所分之，在其味之。酒味淡之，故尔賤之；醋味厚之，所以貴之。人
皆买之，誰不知之。他今錯之，必无心之。先生得之，乐何如之！——第既飲
之，不該言之。不独言之，而謂誤之。他若聞之，岂无語之？苟如語之，价必增
之。先生增之，乃自討之；你自增之，誰來管之。但你飲之，即我飲之；飲既类
之，增应同之。向你討之，必我討之；你既增之，我安免之？苟亦增之，岂非累
之？既要累之，你替与之。你不与之，他安肯之？既不肯之，必寻我之。我縱辯
之，他岂听之？他不听之，势必鬧之。倘鬧急之，我惟跑之；——跑之，跑之，看
你怎么了之！』唐、多二人听了，惟有发笑。林之洋道：『你这几个「之」字，尽
是一派酸文，句句犯俺名字，把俺名字也弄酸了。随你講去，俺也不懂。但俺
口中这股酸气，如何是好！』桌上望了一望，只有两碟青梅、蠶菜。看罢，口内

更觉发酸。因大声叫道：『酒保！快把下酒①多拿两样来！』酒保答应，又取四个碟子放在桌上：一碟盐豆，一碟青豆，一碟豆芽，一碟豆瓣。林之洋道：『这几样俺吃不惯，再添几样来。』酒保答应，又添四样：一碟豆腐干，一碟豆腐皮，一碟酱豆腐，一碟糟豆腐。林之洋道：『俺们并不吃素，为甚只管拿这素菜？还有甚么，快去取来！』酒保陪笑道：『此数脩也，以先生视之，固不堪入目矣；然以敝地论之，虽王公之尊，其所享者亦不过如斯数样耳。先生鄙之，无乃过乎？止此而已，岂有他哉！』多九公道：『下酒菜业已够了，可有甚么好酒？』酒保道：『是酒也，非一类也，而有三等之分焉：上等者，其味醲；次等者，其味淡；下等者，又其淡也。先生问之，得无喜其淡者乎？』唐敖道：『我们量窄，吃不惯醲的，你把淡的换一壶来。』酒保登时把酒换了。三人尝了一尝，虽觉微酸，还可吃得。林之洋道：『怪不得有人评论酒味，都说酸为上，苦次之。原来这话出在淑士国的。』

只見外面走进一个老者，儒巾淡服，举止大雅，也在楼下检个座儿坐了。

① 下酒，就是下酒菜。

那个老者坐下道：『酒保：取半壺淡酒，一碟盐豆来。』唐教見他器宇不俗，向前拱手道：『老丈請了。請教上姓？』老者还礼道：『小弟姓儒。还未請教尊姓？』当时多、林二人也过来，彼此見礼，各通名姓，把来意說了。老者道：『原来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，失敬，失敬！』唐教道：『老丈既来飲酒，与其独酌，何不屈尊过去，奉敬一杯，一同談談呢？』老者道：『虽承雅爱，但初次見面，如何就要叨扰！』多九公道：『也罢，我們「移樽就教」罢。』随命酒保把酒菜取了过来。三人讓老者上坐，老者因是地主，再三不肯，分宾主坐了。彼此敬了兩杯，吃些下酒之物。唐教道：『請教老丈：貴处为何无論士农工商都是儒者打扮，并且官长也是如此？难道貴賤不分么？』老者道：『敝处向例，自王公以至庶民，衣冠服制，虽皆一样，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：其色以黃为尊，紅紫次之，藍又次之，青色为卑。至于农工商賈，亦穿儒服，因本国向有定例，凡庶民素未考試的，謂之「游民」，此等人身充賤役，不列四民之中，即有一二或以农工为业，人皆耻笑，以为游民亦掌大业，莫不远而避之。因此本处人自幼莫不讀書。虽不能身穿藍衫，名列胶庠，只要博得一領青衫，戴个儒巾，得列名教之中，不在游民之内；从此讀書上进固妙，如或不能，或农或工，亦可各安事业了。』唐教道：『据

老丈之言，貴處庶民，莫不从考試出來。第舉國之大，何能个个能文呢？『老者道：『考試之例，各有不同：或以通經，或以明史，或以詞賦，或以詩文，或以策論，或以書启，或以乐律，或以音韻，或以刑法，或以历算，或以書画，或以医卜。只要精通其一，皆可取得一頂头巾、一領青衫。——若要上进，却非能文不可；至于藍衫，亦非能文不可得。所以做外國主當日創業之始，曾于國門写一對联，下句是「要好儿孙必讀書」，就是勉人上进之意。』多九公道：『請教老丈：貴處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，想是其人賢声素著，國主賜匾表彰，使人效法之意。內有一二黑匾，如「改过自新」之类，是何寓意？』老者道：『这是其人虽在名教中，偶然失于檢点，作了違法之事，并无大罪，事后國主命豎此匾，以为改过自新之意。此等人如再犯法，就要加等治罪。倘痛改前非，众善奉行，或乡邻代具公呈，或官长訪知其事，都可奏明，將匾除去。此后或另有善行，賢声著于乡党，仍可启奏，另豎金字匾額。至豎过金字匾額之人，如有違法，不但將匾除去，亦是加等治罪，即「春秋責備賢者」之义。这总是國主勉人向善，諄諄劝

● 責備賢者，就是对于賢德的人，要求要更高一些。

戒之意。幸而讀書者甚多，書能變化氣質，遵着聖賢之教，那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。」

四人閑談，不知不觉，連飲數壺。老者也問問天朝光景，嘖嘖贊美。又說許多閑話。老者酒已够了，意欲先走一步，唐敖見天色不早，算還酒賬，一同起身。老者立起，从身上取下一塊汗巾，鋪在桌上，把碟內所剩鹽豆之类，俵數包了，揣在懷中，道：『老先生錢已給過，這些殘餚，与其白教酒保收去，莫若小弟順便帶回，明日倘來沽飲，就可再叨余惠了。』一面說着，又拿起一把酒壺，揭開壺蓋，望了一望，里面還有兩杯酒，因遞給酒保道：『此酒寄在你處。明日飲時，倘少一杯，要罰十杯哩。』又把醬豆腐、糟豆腐，倒在一个碟內，也遞給酒保道：『你也替我好好收了。』四人一同出位，走了两步，旁邊殘桌上放着一根禿牙杖，老者取過，聞了一聞，用手揩了一揩，放入袖中。

出了酒樓，到了市中，只見許多人圍着一个美女在那里觀看。那女子不过十三四歲，生得面如傅粉，极其俊秀，惟滿眼泪痕，哭声甚慘。老者嘆道：『如此幼女，教他天天拋頭露面，今已數日，竟无一人肯發慈心，却也可怜。』唐敖道：『這女為何如此？』老者道：『此女向充宮娥，父母久已去世。自从公主下嫁，就

在駙馬府伺候。前日不知為甚忤了駙馬，發媒變賣，身价不拘多寡。奈做處一錢如命，無人肯買。兼之駙馬現掌兵權，殺人如同儿戏，庶民无不畏懼，誰敢「太岁头上动土」？此女因露面羞愧，每尋自盡，俱被官媒救護。此時生死不能自主，所以啼哭。二位老先生如發善心，只消十貫錢就可買去，救其一命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妹夫破費十貫錢買了，帶回嶺南，服侍甥女，豈不是好？」唐教道：「此女既充宮娥，其家必非下等之人，我們設法救他則可，豈敢買去以奴婢相待。不知其家还有何人？如有親屬，小弟情願出錢，令其親屬領回，倒是一件美舉。」老者道：「前日駙馬有令，不准親屬領回，如有不遵，就要治罪。因此親屬都不敢來。」唐教听了，不覺搔首道：「既无親屬來領，又无人救，這却怎好？為今之計，只好权且買去，暫救其命，再作道理。」于是托林之洋上船，取了十貫錢，交給老者，向官媒寫契買了。老者交代別去。

三人領了女子，回归旧路。唐教問其姓氏。女子道：「婢子复姓司徒，乳名蕙兒，又名娥兒，現年十四岁。自幼选为宮娥，伺候王妃。前年公主下嫁，蒙王妃派入駙馬府。父亲在日，曾任領兵副將，因同駙馬出兵，死在外邦。」唐教道：「原来是千金小姐。令尊在日，小姐可曾受聘？」司徒娥兒道：「婢子获罪，蒙恩